

美]萨拉·戴维森 著
韦 晓 吟 译
陈 谷 华 校



FRIENDS
OF THE
OPPOSITE
SEX

异性朋友

I712.4
237-C2

异性朋友

[美] 萨拉·戴维森 著
韦 晓 吟 译
陈 谷 华 校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异性朋友

[美]萨拉·戴维森 著

韦晓吟 译

陈谷华 校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北京隆昌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9.25印张 千206字
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: 1-17,300册

ISBN 7-5059-0651-8/I·422

定价: 3.20元

露西是个独立的女人，有着充满希望的事业、好友，而且不乏不期而至的爱情。她无暇为生活中的空白忧虑。但她三十岁了，婚姻和母性突然变得极其富于吸引力。然而，实现它并非易事，即使与乔那样的亲密又善于理解别人的人在一起也是同样。

乔需要的是多于或少于爱情的情感，需要她的友谊——需要她做为一个工作的伴侣。露西面对着最难于解答的问题之一——一个女人今天能否有异性朋友？

序

一九七九年四月



太阳升起不久，一架塞斯那——四〇二飞机飞向了西奈山脉中的圣卡塔利纳。此时的山峦是最为壮观的，它从荒漠上拔地而起，以自己全然的红色、空无与沉寂矗立在淡金色的天空中。山上没有道路，也看不见树木。但在高高的山谷中，有片绿洲隐没在两座山脊之间。此刻，那架塞斯那——四〇二飞机正朝这里飞来。

“你看，”驾驶员乌齐说道，“这是伊甸园。”

飞机低飞过山谷，棕榈树和池塘突然映入眼帘。飞机越过山脊，转了个圈，接着，又低飞而过。

“我们飞得太低了吧？”露西问道。她坐在前面，试着减轻因降低高度而产生的对双耳的压力。

“别担心。”乌齐转了个圈，又一次降低了飞行高度。

乔，另一位乘客，坐在露西后面，倾向舷窗。他们正接近着绝壁。乌齐推进节流阀，将机头抬起。但当他们正要飞越山脊时，一股气流象手一样攫住他们向下抛去。过了山脊，飞机开始摇晃起来，每一处都在降响、震动——仪表盘、座位、舷窗。

露西伸手想抓住什么，“怎么了？”

“螺旋桨不太正常。”乌齐喊着，“没关系。”他减小油门，震动减弱了。“我想我能让它飞到圣卡塔利纳。”

“什么叫你想？”乔问。

乌齐关上右发动机。露西看到螺旋桨片逐渐放慢最后停

在了空中。汗水流在胸前。现在是四十九度。

“妈的。”

“什么？”露西问。

“漏油了。”

不，不可能。她看见一块螺旋桨片折断了。

乌齐的双手在嘴上做成圆筒状，以使声音有方向性：“我要让它降在河谷上，我能轻易地在沙地上降落，没问题。你向前倾，握住脚脖子，把头放在膝上。就这么呆着，一直到飞机着陆，别太紧张。”

“不。”

乔对着她耳朵说：“离开那个位子，到后边来。”

地面陡直向上倾斜；地面上有大裂隙、大石块。

坏了，要坏事了。不，必须找条出路！

“到后边来，离开挡风板，解开安全带。”乔嚷着。

露西的手指失控地颤抖着，她开始背诵祷文。

乔站了起来，倾过身去，努力解她的安全带。

“住手，”乌齐喊道，“别乱动。”

乔把露西从前排座位硬拽到后排，给她系上安全带。“现在向前倾。”她从前在别处学过蹲伏的姿势。乔按下她的头。

飞机撞在沙地上。她艰难地喘着气。飞机屡次反弹起来，好几次象从高台上跳下水时身体平拍在水面似的。她咬穿了舌头，血从嘴里流了出来。

她被抛向一边，当飞机猛烈地从岩石上滑过时，她的头碰在了机舱上。金属撞击声和玻璃碎裂声混成一片。她的腿被夹住了，疼痛难忍，她的嘴、她的双眼……飞机碰在了什么坚硬的东西上，停住了。

这件事发生了，她无法重新经历一遍，使结果变得好些。这件事发生了。她睁开双眼，看到了重影。乔在呻吟，但前面却无声响，她探过身去……尖叫起来。乌齐的脖子折断了，头颅象木偶的头一样松弛地垂着。她闻到了汽油味，看到火焰从发动机里窜了出来。

她推开左后门，用力拉乔的胳膊，但他丝毫未动。“乔，我们得出去！”她眩晕了，眼前的东西在旋转。她拍打他的面颊，想扶起他来，但他太重了。黑烟渗入座舱，最后，在她的帮助下，乔终于站了起来，蹒跚走出门外。

两个幸存者相互依靠着，艰辛地走向河谷旁的悬崖，一块巨石把阴影投在沙滩上。当他们到达了那里瘫倒在地后，飞机在一团火球中炸上了天。

几小时过去了，温度上升到摄氏六十度。乔失去了知觉，四肢伸开，仰面躺在那里。高空中，一架以色列超音速喷气战斗机飞了过去，只留下一缕白烟。不，不要希望了，我在最要紧的事情上打了赌，她懊丧地笑着。谁也不会来，圣卡塔利纳没有电话，我们如果不出现，他们会以为我们改变了计划，会认定我们在耶路撒冷，而耶路撒冷的人则会以为我们在圣卡塔利纳。

我们一定得走出去。她开始战栗，出汗了。过一阵，等天气凉爽下来再走。她的嘴唇和舌头干裂了，她在发烧，想睡觉。但她想：假如我睡了，就再也起不来了。上帝啊，你让我长大成人只是为了让我死去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您是否允许我探索得这样长久，距离您又如此之近呢？

她的双眼愈加模糊不清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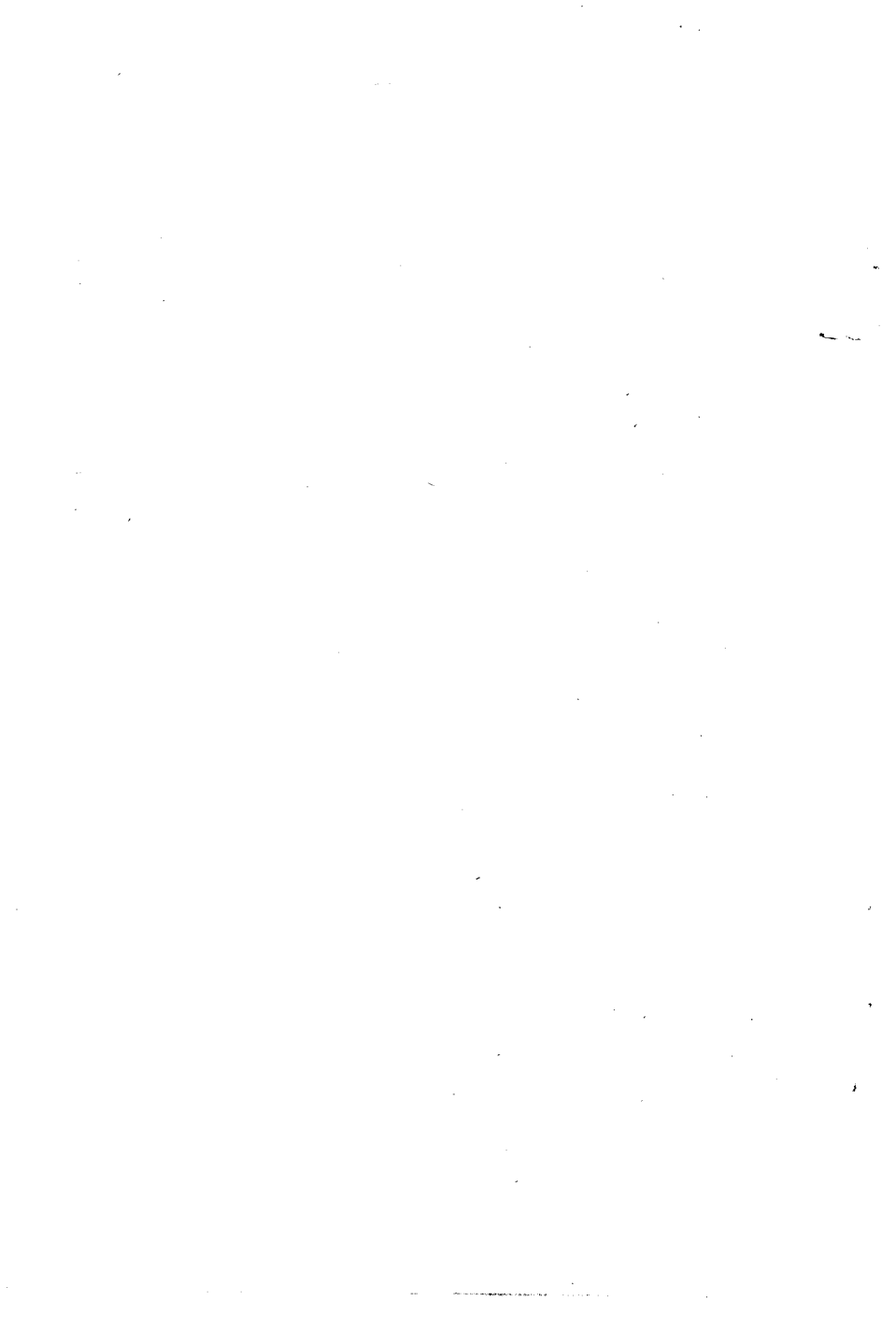
所有那些和乔在一起时的坎坷往事……

她的头垂到膝上，失去了知觉……

第一 部

海 滩

一九七七年六月



就象从滑梯上滑落一般，他们快速驶下，绕过黑暗的住宅和有旋转喷灌器浇水的草坪，一直驶上了海滨的太平洋海岸高速公路。沙滩灰而潮湿，停车场都关闭了。到了落日街的路口时，乔不耐烦地换了档，车里有一种异性间相互吸引的紧张气息和大麻的芳香。露西为他在雾色朦胧中引路。她的家到了，他拉起手刹车，打开波什赛车的车门，扶她出来。

她们有自己的房子。帕姆和亨利在一起，要到星期天才回来。露西把杏仁酒倒在玻璃杯里，让乔取出一张唱片，她听到了熟悉的乐曲，然后是米克·贾柯尔演唱的《你不是总能得到你想要的》。

美妙的晚会，露西想。她的口袋里塞满了写在小纸片或火柴盒上的电话号码。几个月的冷清生活后，她因这许许多多希望的出现而感到快慰。脱掉鞋，她坐在地毯上，面对着乔。

他们极少了解对方的情况。他来自洛杉矶，而她来自纽约。两人都拍过电视片并都结过婚。

“你们分开多久了？”乔问。

“两年。”

“他是什么样子？”

“想看看照片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他燃着了另一支大麻烟。

走进书房，她带回了一张自己所喜爱的照片。她前夫的面孔被阴影分开了，脸的右半部被阳光照耀着，显得坦率，而左半部则显得隐晦而阴暗。

乔琢磨着，皱了皱眉头，“我不喜欢他，很抱歉。”

露西收起照片，“人们从不对杰里抱中立态度。”

“你结婚多久了？”

“七年。你呢？”

他把胳膊伸向头顶，“十个月，我恐怕当时不太慎重。”

“你和一个人相处的最长时间有多长？”

“没几年。”他笑了，露出了酒窝。他个子很高，象个运动员，深金色的头发和胡须，加上离得很近的双眼，给了他一种充满热情的特质。“假如全美国的妇女都被弄得神经不正常了，我又能做点什么呢？”

“有意思。她们只说你的好话。”

他笑了，好象是说，那是你的想法。他们继续谈着，听着音乐，此时是凌晨三点。

“想上楼吗？”露西问。

他摇了摇头。

遗憾。

“还不想。”

“嗯！”

乔用不经意的声调说道：“我觉得我们整个晚上都应该这样。我每次都会让你的兴趣提高一点。”

“你在说些什么？”

他凑近了一些，拿起杏仁酒瓶，“这晚上剩下的时间由

我来支配，你不必做什么，你什么也别做。”

什么东西刺痛了她。

“我知道这不容易，你是那种喜欢说了算的女人。”他探着下巴，象是在说：怎么样，对吧？

“你以为你是谁？”

“我打赌，假如你和四个人一起商量该去哪家饭馆，你绝不会等着让别人去做决定。”

“对。”

他放下饮料，走近她，吻她。她兴奋了。他也同样。她觉得他们会就地躺下，但他走开了，让她躺在那里六神无主。

“我不喜欢这样。”她说。

“太糟了。”他笑道。

她拿起一只鞋子朝他扔去。她体验到了因大麻而引起的疯狂而迅速的亲近感。他把唱片翻到另一面，“我希望你有大卫·鲍伊的唱片。”

“大卫·鲍伊，是不是那个假装在舞台上向自己开枪的那个？”

“不是最近的事。他是唯一还能说点什么的家伙。当然，我之所以喜欢滚石派是因为他们什么也不想说。”

“他们有些好歌词。”

“十五年的滚石音乐就只有一句词。”

“跳跃的杰克·弗莱什。”

“我能跳得很好。”

“棕色的糖果。”

“黑女人。”

“《街上打架的男人》这支歌，倒是说了些东西。”

“对。我就是个街上打架的人。”

露西笑了。

“那支歌怎么样？哎，歌名是什么？这歌在《纽扣之间》那张唱片里。”乔说，“歌名是《鲁比·星期二》？”

“不，这歌不在《纽扣之间》里。”

“肯定在。”

“不，不在。”

“你错了。”

“我有那张唱片，我肯定。”

“我也肯定。”

“你想打什么赌？”

“得赌得大点儿。”

“好。”

她仰面躺着思索，他来了，拉起她的上衣，沿着她的腹部一点点向上吻着。她叹息了，把手伸向他的背后，但他把她的手拿开，放在地板上。

“我不能碰你吗？”

“不，你什么也别做。”他走向唱片柜去找《纽扣之间》。

“这是愚蠢的。”

“你得让步。”

“咱们赌什么？”露西问，他的骄傲使她感到屈辱。

“在一个人选定的饭馆吃饭。”

“在巴黎。”

“那不在这儿。”乔说。

他站起身来，她也站了起来。他转过身指着她：“坐下。”她坐下了，他走到她背后，挽起黑色的长发，吻着她